

方向前书法的审美取向及笔法源流

袁志坚

四明草堂主人方向前喜临北碑，于造像记、墓志铭之类用功颇勤，又喜临汉隶，取法于《礼器碑》《石门颂》，北碑南隶，兼而有之，故其书融贯汉隶与北碑，有稚拙之气，亦不乏飘逸之态。《礼器碑》《石门颂》均属瘦劲雄健一路，前者俊丽，后者烂漫，而二者俱飘逸多姿，疏秀超妙。北碑中，方向前多年所追之《崔景播墓志》《源延伯墓志铭》，均存隶意，笔画瘦硬，书写爽利。从方向前的真书、隶书作品中明显可看到他的读碑、临碑体会，他的行草作品亦从中来，源流一致，巧拙互参，率真恣意，骨力劲健。真行草隶，四体皆通，这本来就是书体演变的规律。遗憾的是，习书者大多专攻一体，视野狭窄，有的人即使涉猎广泛，却又缺乏悟性，打开不了机关。方向前多年沉浸于汉魏之中，笔性与心性逐渐融合，每每得到大朴不雕、逸笔草草的发现，几近浑然忘我，纵横无拘。

有人说方向前写的是“丑书”，这其实是误解，因为方向前是一个恪守传统之人，可以说，他的创作是笔笔都有来历，只不过是多侧面而少平正，多萧散而少精密，不避夸张的形态，但是，总体上把握了鲜明的碑味。他把隶书、草书的用笔法融入其中，譬如，加大了方折使用的幅度和比例，加入了铺毫使用的幅度和比例，既有骨力，又有姿态。相较于“二王”一脉之妍秀温润，方向前的作品显得放纵激烈得多，在江南之地，倒是很容易不受待见。而且，这样的写法一旦把握不好，可能暴露出习气，失之于野鄙粗劣。

这里，顺便提及碑帖之辨。对于学书者而言，学碑还是学帖，至清中期突然成为一个重大问题。明清碑版出土数量大增，可以让学者汲取到更多的新资源；清初复兴篆隶，希望改变越发靡弱纤巧的书风；金石之学日益兴盛，在考证补史的同时，显明了劲质深沉的审美取向——久被“二王”趣味遮蔽或禁锢的北朝书风，迅速醒人耳目，引起知识阶层重视，碑学思潮随之而起。山阴杨可师著《大耦偶笔》，在金石学基础上提出了碑学思想，“南北朝书，虽多生强而古意犹存。若《张猛龙》《崔敬邕碑》则粹粹拔

美，妙不可言矣。”他批评帖学之弊，“大都法帖与时递降，是以宋不如唐，明不如宋，明末又不如明初，今则又不如明末矣，可叹也！”同为金石学家的阮元，在《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中指出，“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短狭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阮元书分南北派之论，与董其昌画分南北宗之论，都是对古代书画传统及源流变迁的重新认识，以求脱时俗而得古真，钱泳赞之“真为确论”，康南海赞之“伐木开道，作之先声”。邓石如的书法成就得到包世臣的大力推崇，其篆隶之作被列为“神品”。与阮元尊唐碑的看法不同，包世臣尊北碑而轻唐碑。在《艺舟双楫》中，包世臣赞其“北朝人书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北碑体多旁出”，“画势甚长”，“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唐人书无定势，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康南海《广艺舟双楫》发扬了包世臣《艺舟双楫》之见解，将碑学推至至高地位，指出“今人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他的书法作品碑意鲜明，雄强率直，影响一时。会稽赵之谦也是身体力行的碑学大师，他认为六朝古刻“乃人超妙地位”，其真书、篆书成就俱高，既刚健拙朴又圆通自如。概而言之，清人重碑抑帖之风气，影响很大。

当世书法大家沙孟海对碑帖的认识更具有历史眼光。他认为，“刻手优劣一层，阮元、康有为两人好像都没有想到。他们认为凡碑皆好，这是偏见。今天我们看到历代书法的直接资料与间接资料都比阮元、康有为看到的丰富得多，证明他们的话是有局限性的。”沙孟海也具有辩证眼光，既重碑，又重帖：“把碑与帖对立起来，那也是偏见。明朝人对帖学功夫最深，书法名家如祝允明、文徵明、王宠、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继承宋、元传统，大有发展。”“我们学习书法，应当兼收碑帖的长处，得心应手，神明变化，没有止境。我们对历代碑帖，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吸收其精

华，扬弃其糟粕，决不可盲目崇拜，也不能一笔抹煞。”沙孟海的书法作品确实也能够兼收碑帖的长处，有金石气，又不乏书卷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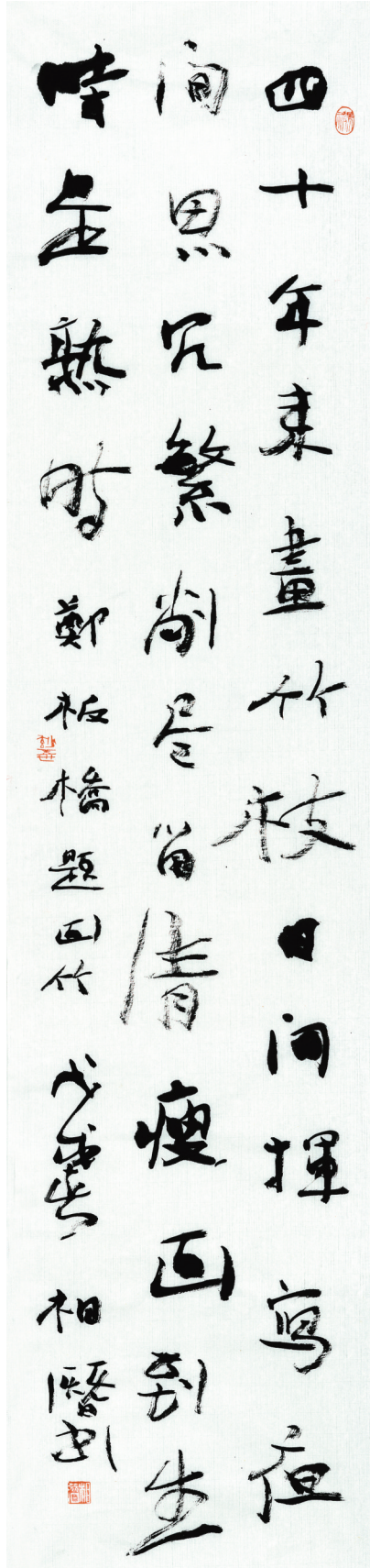
方向前学碑为主，也没有放弃学帖。其自谓从北碑学结字，从汉隶学笔法，从“二王”学章法。他的笔法，前面我已经说过，对四体皆通的意思有些感觉了。其近作融合了隶书、草书、北碑的笔法，以隶为主，隶中有草，纵横自如。“秦造隶书，以趋急速，隶书与草书的用笔是暗合的。北碑上承隶书，下启唐楷，学北碑者可体会用笔的源流关系。关于笔法，赵孟頫‘书法以用笔为上’‘用笔千古不易’之说，向来聚讼纷纷，而我一直信以为然，奉为圭臬。”“用笔千古不易”，并非专指写帖，写碑亦然。书法首先是线条的艺术，点画质量决定了雅俗高下。用笔千古不易，意味着用笔须从古法，与古为徒，在与古人对话的过程中，注入书者之个性，驾驭书写之共性。这个共性，是尊重毛笔所具有的尖锋软毫之性，是文人守中道、行正道的修为规则。东汉蔡邕在《九势》中说，“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这就把心与手的关系、文与质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了。点画的变化看似无穷无尽，其实，这一笔也是那一笔，那一笔也是这一笔，笔心始终如一。轻重、疾缓、润枯、平侧、粗细、浓淡、连断、健妍、虚实，都不影响笔力，都未减弱点画的生气，反而，在辩证的关系中加强了张力，丰富了趣味。

写碑之用笔与写帖之用笔是如何贯通的？当世另一位书法大家启功《论书诗百首》之三十二曰：“题记龙门字势雄，就中尤数始平公。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在启功先生看来，刀锋可以还原为笔锋。“学书如不知刀毫之别，夜半深池，其途可念也”。书家临帖、观碑，都要懂得“出入”，按照执笔、运笔的常道而写，按照毛笔、墨迹的特点而写，按照书写材料的性质而写，不要为了所谓的“刀味”“碑味”而矫揉造作，必须不离笔法的根本。书家应该知道碑刻对于古人笔法原貌的损失，包括书丹、刻划环节的走形，刻工的粗劣处理，风雨的剥蚀，虽然或可发现其中亦有拙趣、天真的因素，但是仍需辨析并重建碑刻与墨迹之间的联系。启功与沙孟海在这方面的看法

是一致的。时下，有些人为了追求所谓的斑驳效果、棱痕效果，追求所谓的视觉冲击力，故意把笔毫剪破，把宣纸揉碎，甚至违背执笔法、运笔法，这实在是缘木求鱼。我的师兄陈新亚曾说过，你让毛笔不舒服了，写出的字能让人舒服吗？这是经验之谈。透过刀锋看笔锋，启功说的道理，就是要“出”得碑刻字迹的形态，“入”得千古不易的笔法。

方向前的用笔，使转波磔的起伏幅度较大，书写速度也很快，但是，总体上坚持了千古不易的笔法。所以，他的作品有古意。笔者意古、古拙、古健，而不是古怪、古板、古执。碑帖并非对立，学碑、学帖之间并无矛盾，在笔法、笔意上尤其如此。重法还是重意，侧重不同，但是笔法、笔意是不可分的。雅者，正也，合度得体即为正。拙者，不事雕琢，一任天真，大巧若拙。健者，骨力强劲，不浮不躁。古雅、古拙、古健，是笔象，更是心象。方向前在高校任教，注重人文修养，他的性情有率意放达的一面，也有斯文沉着的一面，本来就不会竞奇炫俗，也没有顽冥不化，所以，他的笔下线条表现了出方入圆、刚用柔显的内在气质。假若心生迷惑，刻意为之，不但古意全无，反而俗病难医，或僵死生硬，或执拗横蛮。在笔势的形成上，方向前一方面从北碑中求险峻多变、骨多锋劲，另一方面以隶书之展捺而扩大开合，侧锋方笔顺势而出，写得果敢而连贯，超逸而峥嵘。当然，方向前的作品也有时动而开张有余，静以内敛不足，如果用笔多些圆婉，书写速度多些节奏变化，善于迟留，就可能做到缓而不滞，更见涵泳。这大概也是不少写碑者之难以取舍之处。

今世美学家邓以蜚说：“书法以笔画始，亦以笔画终也。”笔画之于结构、体势，之于形式、气韵，非常重要，是书法的根本。方向前从学碑入手，兼及学帖，用笔已然入心，其作品个性鲜明，真我流露，有出入古今的自觉。用笔之事，学碑还是学帖固然路径不同，最终殊途同归，归于一个人的本心和悟性。如是，学碑、学帖，都不会机械从事，而能够求通善变，有血有肉。
（本文作者系宁波出版社总编辑、宁波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方向前书法作品



叶亦荣在工作中
(图片均由叶亦荣本人提供)

本报记者 崔小明
通讯员 黄浓珍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在宁海，有位叫叶亦荣的藏家，将淘玉、藏玉、琢玉、赏玉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在真假难辨的市场中，他以玉修身，坚守情怀，赢得业界尊重。

叶亦荣是宁海县力洋镇文正村人，与玉结缘已经十六年。此前，他曾钟情于古陶瓷，也爱上过古玩。十多年前，他在网上结识了几个玩玉的朋友，闲暇时间跟着他们买料、把玩、鉴赏。或许是玉石的坚韧、圆润、含蓄的特质契合自己温和、细腻、内敛的秉性，慢慢地，他发现自己深陷“玉”中，不能自拔。在收藏界兜兜转转十几年，叶亦荣确认找到了“知己”和值得为之追求终生的事业。当时叶亦荣还开着一家手机店，但他一有空，就跑到宁波、苏州、上海等地，泡在古玩城或是玉器市场，不知疲倦地淘玉，虚心向玩友们请教。看得多了，学得久了，叶亦荣的“朋友圈”不断扩大，甚至和一些远在新疆的玩友成了朋友。不久后，叶亦荣毅然关掉手机店，全身心走进了玉石世界。

玉石行业水深人杂，鱼目混珠，稍有不慎就会上当受骗。玩玉的人首先要学会辨别玉器的真假。作为一个门外汉，叶亦荣最初也交了不少“学费”。他通过可靠渠道，高价买进真玉，然后请教有经验的玩家，再收集一些假货，对真玉与假玉进行对比、研究，细细分辨它们之间的区别，渐渐地摸到了一些门道。如今他对真假玉石只要扫一扫、摸一下，就能判断个

修身养德 温其如玉

八九不离十。叶亦荣说玉分为硬玉和软玉。硬玉其实就是翡翠，好的翡翠颜色正，种水好；软玉就是和田玉，讲究的是密度、纯净度和油性；随着对玉的了解，叶亦荣发现自己对和田玉情有独钟，于是花更多的精力研究和和田玉的产地、品种等情况。

“玩玉的一大乐趣就是‘捡漏’。”叶亦荣说。捡漏是古玩界的一句行话，指的就是用很便宜的价钱买到值钱的古玩，而且卖家往往不知情。但“漏”却不是那么好“捡”的。2011年，叶亦荣在宁波的一家古玩店，相中了一块清代的玉扳指，不仅玉质干净，而且用手一摸，细腻油润，一看就是好东西。老板叫价6000元，叶亦荣嫌贵，当时没有买。但晚上回到家，叶亦荣失魂落魄，茶饭不思，一个晚上没睡着。过了两天，叶亦荣又去了趟宁波，那个玉扳指还静静地躺在柜台中。他这次没有犹豫，把扳指带回了家。不到两年，这个玉扳指被一位爱玉的朋友以8.5万元的高价收藏了。“并不是什么玉都可以买，都值得收藏。买到好看，藏住好料看修养。”叶亦荣讲起了自己的收藏心得。2008年，叶亦荣花一万多元从新疆玩友手中买到两块和田玉料。当时，他看中的只是其中一块鸡心状的只有12克的原石。这块玉料古朴圆润，通体金皮包裹，品相完美，没有一点杂质，是和田玉中的上品。多年来，很多买家出高价想从他手中买走，他都不舍得。2016年，因为要买房，他决定忍痛割爱。陕西宝鸡一位玩友在网上看到后，非常喜欢，专程来到宁波，一探究竟。当他看到这款和田玉后，激动得手都发抖。第二天，两人谈好价钱，这位玩友出资16万元，将和田玉买下。这是叶亦荣出手的克价最高的和田玉。

从他手中诞生。叶亦荣说，干了玉器加工活，他深深体会到工匠精神的重要意义。

这些年，随着和田玉的价格持续上涨，和田玉的造假到了疯狂的程度。同为和田玉，产地不同，质地悬殊。新疆和田玉温润如脂，拿在手上把玩，冬天不冷，夏天不热，而俄罗斯、韩国和我国青海等地的和田玉，价格只有新疆和田玉的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有些不法商贩甚至一些名家，受利益驱动，将山料（山矿出的）通过做皮染色来仿冒新疆和田籽料（河床出的）坑害消费者。叶亦荣说，他和大多数同行对此深恶痛绝，积极抵制。他说，玉石是大自然的精魂，自古以来，玉总是和美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象征高洁的品行，寓意着吉祥、美好和温馨。他和很多玩家彼此靠诚信往来，支持不满意退货。在买卖过程中，即使双方从未谋面，也没有其他约束手段，如果收到玉石后不满意，几千元甚至几万元的货款都会如数退还。十几年来，他和玩友们往来的生意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货到不付款”或者“卷款逃跑”的事情。

《国风·秦风·小戎》说：“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叶亦荣说，和玉打交道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会成为像玉一样的人，宽厚、温和、沉静、淡泊，希望喜欢玉的人越来越多。



一万元收藏的原石，卖了16万元。

《起跑线》： 中产阶层的教育焦虑



沈 流

家有学龄儿童的父母如果去看新近上映的印度电影《起跑线》，一定会有强烈共鸣。影片中那对夫妻为了能女儿进理想私立学校，无所不用其极的努力可以说也是当下很多中国家长的真实写照。这部电影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电影以喜剧形式，揭露了中产阶层日益加重的教育焦虑。显而易见，《起跑线》通过艺术手法夸张呈现的“可笑”背后，掩盖更多的是感同身受的家人们与片中拉吉夫妇如出一辙的无奈与错愕。

古人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时下流行语谆谆告诫的则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出于对后代成长发展的考虑，家长群中不知何时滋生出了一种“一步落后，步步落后”的群体恐慌心理。《起跑线》中的母亲米塔即是如此，她固执地认定：“如果女儿皮雅进不了顶尖学校，以后就会进不了一流大学，进不了一流大学，毕业后就无法去跨国公司上班”。多米诺骨牌一旦倒向不堪的方向，再要补救，便为时晚矣。为了将这种负面可能性压到最低，米塔说服丈夫拉吉，誓死要将独女放进一个最佳的学习环境中。然而当拉吉夫妇真正投身到那场艰苦卓绝的择校“战争”中后，才发现现实的严峻程度远超想象。为了抢占私立学校的入学名额，凌晨时分，校门口等着放号的家长已将队伍排成了长龙；而那些早早被富有高瞻远瞩目光的父母送进学前培训机构的“小神兽”们，也都能在口头上娴熟切换多种外语了……拉吉意识到，自己的女儿可能已经落后了。但是为了孩子，他们必须奋起直追！

《起跑线》毫不讳言地告诉观众：被现代教育制度考验的远不只是孩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家长。身为父辈的拉吉能言善辩，头脑灵活，开了一家生意兴隆的服装商店，是新晋的中产阶层。在贫困人口众多的印度，拉吉绝对是值得羡慕的成功人士了。可儿所私立学校拒绝录取他女儿的原因，恰恰是：这个小女孩的父亲仅是个店铺老板。那位教育咨询师的解

释更是入皮入骨：择校失败该归咎的不是你们的女儿，而在你们。言下之意：顶级私立学校只愿接收精英子弟——上流社会对中下层民众的歧视一目了然。

拥有优质教育资源已然成为阶层特权的标志。中低层家庭的孩子想要分得一杯羹，难度可比上天揽月。在片中，拉吉为了女儿能被私立学校抽中，连连遭罪，鱼头烂额。走投无路之际，他也找黑中介，走后门，甚至不惜用拳脚手段去抢夺原本属于穷人孩子的入学名额——在印度，政府规定，寒门子弟必须占据名校25%的入学名额。荒诞的戏剧情节往往是无奈现实的最真实写照。拉吉得知这个情况后，一不做二不休，伪造身份，假扮穷人，蓬头垢面住进了贫民窟。可阶层之间巨大的差异叫他们瞠目结舌。哪怕他去工厂打工，妻子穷人的生活方式，他们还是“不合群”。对此，有个穷人一语点破了问题实质：贫穷是无法被教授的。

中产其实是一个挺脆弱的社会阶层。一来他们深知自己实现阶级跃升的道路已非常狭窄，同时他们又担心自己的孩子若抓住机缘，好好努力，会连现在的阶层利益也保不住。他们固然不信什么“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神话，却深知：良好的教育环境对孩子一生的重要意义。可惜拉吉夫妇割舍了所做的事，到头来不过是一场西西弗斯般的闹剧。更叫人寒心的是，他们拼尽全力挤占的是那些本属于穷人小孩的入学机会。然而没有观众会忍心谴责这对夫妻。将心比心，在子女教育问题上，谁都不甘就范。

文明社会总是告诫孩子：学习的目的是追求自身价值，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可《起跑线》中的家长们只认准一点：教育就是一辆向上攀升的阶级直通车，“德智体美劳”等科目，不过是区分阶级层次和品位的点缀。片中，小女孩皮雅不会说英语，立刻遭到精英阶层小孩的排斥。母亲米塔也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在印度，英语不仅是一门外语，还是阶级标志。只有一流的教育才能让女孩有机会突破原生阶层的局限，不被囚禁于阶级遗传性的困境当中。

社会引导着家长，家长支配着孩子。片中焦虑万般的“他们”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活得好好累。是杞人忧天，还是庸人自扰？《起跑线》没给出答案。电影只是提醒着家长们，提醒着这个优质教育资源供需失衡现象严重的社会。